

前漢書

傳一之八

漢書門			
五	四	三	二
函	架	冊	類

庫文閣内			
五〇	二〇	二九	漢書
三	一	四	類

正史廿号 共廿卷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13
冊數	20 (10)
函號	279 5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陳勝項籍傳第一

前漢書三十

漢

蘭

臺

令

史

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大明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司業臣江汝璧奉

書表

陳勝

陳勝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以賢智功之大
小也師古曰惟大時之先後亦以事類相從如
江充息夫躬與蕭通同傳賈山與路溫
奇同傳廉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陳勝字涉陽城人師古曰地理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師古師

曰地志原淮勝少時嘗與人傭耕師古曰傭人與人

信實而為之耕輟耕之壘上師古曰壘中也往也悵

然其父曰苟富貴無相忘備者矣而應曰若為傭耕何
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
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師古曰閭里門也
戍也無志勝廣皆為屯長師古曰人所聚也行至蕪大
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師古曰度
音大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
各反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
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或
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師古曰言
已殺扶蘇矣而百姓皆未知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
之

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吾眾為天下倡宜多應

者廣以為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

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師古曰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

此意則為魚書勝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眾耳迺丹

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師古曰罾魚網也形

之音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

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鄭氏曰間謂

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張說非也

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為之非戍人所止

也叢謂草木岑蔚者也祠神祠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

往往指目勝廣師古曰指目視之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

將尉醉師古曰將尉者其官本尉廣故數言欲忿尉

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劔挺廣起奪而殺尉

師古曰挺拔也尉劔勝佐之并殺兩尉名令徒屬曰公

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猶借也

吏士名藉也第次也言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

斬戍死者固十六七也蘇林曰藉假第且也晉灼曰鄆

食其傳第言之外戚傳第一見我蘇說是也師古曰晉

應說第義皆非也晉氏義頗近之而猶未得漢書諸鄆

第者甚眾第但也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

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第矣鄆食其外戚傳所云第

者皆謂但耳而成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

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

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師古曰袒

右者勝右

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斬

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斬以東李奇曰徇略也攻鉅

柘譙皆下之師古曰五縣名也鉅音行收兵比至陳兵

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

守丞與戰譙門中晉灼曰譙門義闕師古曰守丞謂郡

丞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樓亦名譙故謂美麗

之樓為觀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

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今流俗書本譙

下有城字非也此自東耳非譙之城譙城前已下矣

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桀會計事皆

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秦本紀第六 五十五

宜為王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張晏曰先是楚為秦滅已弛今立楚為張也

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史將以應勝迺以廣

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

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

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師古曰東城縣名後聞

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

魏地師古曰即梁地非河東之魏也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

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師古曰徵召也以上蔡人房君

蔡賜為上柱國鄭氏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晉灼曰張耳傳言相國房君是也師古曰房君者封邑之名非官號也周文陳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文穎曰周文即

周章也如淳曰視日楚時吉凶奉勳之占章春中君應劭曰楚黃歇自言習兵勝

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

軍焉師古曰戲水名在秦今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

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悉發以擊楚軍大

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東

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而流入河今謂之好陽魏武改為好陽師古曰章邯追敗之復走涇池師古曰涇音酒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

周文自西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

大將軍張耳召騫為左右丞相師古曰召騫怒捕繫武

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

高祖八年六月

此生一宗古曰言為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

趙而徒繫武臣等家屬古曰言為宮中也持而不遣故謂之繫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趙兵亟入關讀曰促趙

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

於趙計莫如毋西兵師古曰勿令使使北徇燕地以自

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

秦必重趙師古曰重趙承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

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

徇燕張晏曰卒燕地貴人豪桀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

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毋

在趙不可燕人曰趙古因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

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也趙獨安敢害將

軍之家乎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古數月趙奉燕

王毋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

狄師古曰縣名也後漢狄人田儋殺狄今自立為齊王

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為魏

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

定欲立周市為上市不肯使者立反師古曰反勝乃立

寧陵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

曰周章軍已破師古曰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

下秦軍至必大敗不知少遣兵足以守滎陽師古曰悉
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
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
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廼使諸將李歸等守滎
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
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
居郊師古曰郊東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銍人五
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
立時凌人秦嘉銍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
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張晏曰汝南縣也師古曰緹音

先列反取音趨將兵圍東海守於郟勝聞廼使武平君

畔為將軍張晏曰監郟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

人師古曰不欲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

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

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

戰張晏曰秦之厲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

教師古曰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

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碭諡曰隱王勝故涓人

將軍曰臣為蒼頭軍應劭曰涓人如謁者將軍姓呂名

蒼頭軍師古曰蒼頭軍師古曰蒼頭軍師古曰蒼頭軍

起新陽師古曰起新陽師古曰起新陽師古曰起新陽

歸言曰攻下之殺莊實復以陳為楚初勝令無人宋
宮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足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為
秦請留宋留不能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
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師古曰徇新
為或徇音秦嘉等聞勝軍敗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
方與師古曰之往也方與縣名也方音房與音豫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
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
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
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師古曰首事謂最先起兵
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復兵

復聚延淳曰徵要也徵敢卒復相與番盜英布相邀
聚斂也師古曰徵音工堯反

之青波文穎曰地名也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

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

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

勝出遮道而呼涉師古曰呼謂大喚也音火故反迺名見載與歸入宮

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遠

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以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

萬曆二十六年刊

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擊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師古曰不以付吏而防武自治之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為勝置守冢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絕師古曰至今血食者

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敗迺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為衍蓋史不刪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常昭曰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

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師古曰即今項城縣

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

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

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

竟梁嘗有櫟陽逮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

欣以故事而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相歸抵也

已止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

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

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

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者謂

族誅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吳

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

張晏曰假守兼守也晉素賢梁乃名與計事梁曰方今

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

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

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

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名籍使受令名桓楚籍入梁

籍曰可行矣師古曰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籍也今書本有作眄字者流俗所改耳

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

殺數十百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他皆類此府中皆驚伏莫

敢復起師古曰驚失氣也音章涉反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

為遂舉吳中兵使人攻下縣師古曰四面諸縣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非得

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為校尉候司馬師古曰分部有而署置之

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

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師古曰裨助也

相輔助也裨音類移反他皆類此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為陳勝

徇廣陵師古曰召讀曰邵未下闔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

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

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

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蘇林曰史也

今史曰今史丞史曰丞居縣系信為長者師古曰信也

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梁無適用師古曰

嘉靖八年刊

主也音典的同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
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起與衆曰嬰母謂
嬰曰吾為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師古曰今暴得大名
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
指名也嬰迺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
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
矣其衆從之迺以其兵屬梁梁涉淮英布蒲將軍亦以
其兵屬焉照虞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也如淳曰
此更有蒲將軍也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誦失凡六七萬
人軍下迺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

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

背陳王立景駒大逆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

胡陵嘉還戰師古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

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粟師古曰梁使

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

陵梁迺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

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

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鄭人范增師古曰曰當

古曰居鄭年七十素好奇計從說梁曰陳勝敗固當

是宜應敗也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陳王入秦不

嘉靖八年刊

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蘇林曰楚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今陳勝首言不立楚

後其執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

曰蠶古蜂字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

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

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師古曰盱

台音怡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古曰亢音初章都

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師古曰高紀及儋傳並言於田臨菑此獨言臨菑疑此誤也

假復自立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

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

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間故將屠趙不敢歸田榮立

儋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

齊兵俱西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

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張晏曰田與黨與也窮來歸我不忍殺

趙亦不殺角間以市於齊師古曰市者以角間市取齊兵也言趙不殺角間以求齊

耳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

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

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

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由

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

情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采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

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石顯封於高陵曰公將見

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

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

定陶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

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

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

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

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師古曰趙

歇張耳共入鉅鹿也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秦二將也王

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師古曰章邯為甬道

間之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

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

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師古曰徵證也可謂知兵矣王

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

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

之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秦三年羽謂宋

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

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虻張

曰搏音博蘇林曰蝱喻秦虻制章邯等言小大不同虻

欲滅秦當寬邯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

萬曆二十六年刊

前漢書卷一

二

一別本作食

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蟲而不能破蝨喻今行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師古曰罷敝師古曰罷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故不如先鬪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行無畏懼也師古曰罷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師古曰縣名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臣贊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軍無見糧迺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一與併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執

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皆服師古曰讐失氣也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吾枝梧猶枝扞也臣贊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師古曰未得懷王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

萬曆十年刊 正史四百六十六

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師古曰湛讀

其船於水中破釜餽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師古

曰視讀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

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

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

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

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

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行而

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

軍棘原晉灼曰地名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

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

日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

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

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師古曰

復為軍旅之事相國趙高顯臣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

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

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服度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為

者楚邑也故世稱之師古曰鄢郢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

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

陽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

天啓四年刊

彼當化內

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金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又多彼隙有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師古曰：言欲如六國時共敵秦，二說皆是也。還兵，謂廻兵內嚮以攻秦也。從音不容反。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師古曰：質，謂鍤也。古者斬人加於鍤上而斫之也。鍤音竹林反。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鄭氏曰：侯，軍候也。始，姓名也。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

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在縣西三十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

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

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

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亦殷虛故都也。師古曰：已盟，互水出林慮縣東北，至于長樂，入清水。洹音桓。已盟

章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廼立章邯為雍王，置軍中

使長史欣為上將，將秦軍行前。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漢元年羽

將諸侯兵二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

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師古曰：異時，猶言先時也。秦中，關中秦地也。秦

中遇之多亡狀。師古曰：無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

勝奴虜使之，輕言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

...

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
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
羽羽廼召吳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
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擊入
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
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
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
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
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
因伯自解於羽師古曰自解今言分陳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

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
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旣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
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廼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
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
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
以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
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
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旣背約
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廼曰懷王者吾家武
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顯主約天下初發難處

日與初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
 於尋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
 亡功而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廼陽尊懷王為
 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
 流師古曰游流也徙之長沙都郴師古曰郴音尹林反廼分天下以王諸
 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
 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
 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
 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
 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

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上之醫為翟王王上郡

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孟康曰瑕丘縣之老

人也姓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林是河上立陽為河南

王趙將司馬印定河內數有功立印為殷王王河內徙

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八關立為常山王王

趙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之布為九江王番君

吳芮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八關立芮為衡山王

義帝柱國共敖師古曰共讀曰葵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

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

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布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

前漢書卷六

十七

信

其救趙入關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
方渡河救趙安可齊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齊北王
田榮者魯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
去不從入關然素賢其賢有功於趙關其在南皮故因
環封之二縣二縣之師古曰番君將梅銷功多
故封十萬戶侯師古曰銷音火玄反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
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
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
擊都都走楚市良羽迺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
黑自立為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

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

聞漢并關中且東師古曰言方欲出關而擊楚也齊梁畔之大怒迺以

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

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

中如約即止不取東師古曰如本要約也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

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

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

使張敖夏說說齊王榮古曰夏說音式兩反曰項王

為天下宰不尊今蓋王故王於地古曰地醜惡也而王羣臣

誑將言地逐其故主趙王是北呂代餘以為不可

言

請不聞大王走兵且不聽不義師古曰凡不義願大王
齊兵師古曰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
王許之因遣兵往諫餘悉三縣兵與齊併力擊常山大
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
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
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取室屋師古曰皆阮
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
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
與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師古曰常山河
十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

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
人日置酒高會羽迺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
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追之穀泗水臣瓚曰二水皆漢軍
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
擠臣瓚曰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不流漢
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閒求漢王反
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
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師古曰索敗楚楚以故
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二年羽
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羽欲

嘉靖八年刊

七

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不
急圍榮陽漢王患之乃與陳王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
語在陳平傳羽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
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
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
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縱公魏豹守榮陽漢
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閒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
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
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
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榮陽城亨周苛殺縱

公虜韓王信進圍成臯漢王跳師占曰輕身獨與滕公

得出北渡河至脩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臯漢王得

韓信軍留止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

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故南燕國也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

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

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

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

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

令舍人元年十三蘇林曰今之舍人兒也巨賈曰往說

羽曰彭越強劫掠黃冠敵且降符大匡大匡至又

...

音阮之百姓豈有所歸也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
 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阮者而東至睢陽
 聞之皆爭下漢吳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
 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
 國金玉貨賂大司馬怒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外故蘄
 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外等破則引兵
 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
 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如淳曰
之上也師古曰祖者所以告漢上曰今不急下吾亨太
薦肉示欲烹之故置祖上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

汝翁必欲亨迺翁幸分我一盃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

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

怨耳羽從之迺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

謂古曰匈匈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

也謂古曰匈匈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鬪力羽今壯

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

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楚挑戰二合樓煩

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項

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

王使問之迺羽也謂古曰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

王相... 語漢... 數羽... 伏... 漢王... 入... 成... 時... 彭... 越... 數... 反... 梁... 地... 絕... 楚... 根... 食... 又... 信... 破... 齊... 三... 欲... 擊... 楚... 羽... 使... 從... 兄... 三... 項... 它... 為... 大... 將... 龍... 且... 為... 桓... 將... 擊... 齊... 信... 破... 殺... 龍... 且... 追... 至... 咸... 陽... 虜... 齊... 王... 廣... 信... 遂... 自... 立... 為... 齊... 王... 羽... 驚... 之... 恐... 使... 武... 涉... 往... 說... 信... 語... 在... 信... 傳... 時... 漢... 關... 中... 兵... 益... 出... 食... 多... 羽... 兵... 食... 少... 漢... 王... 使... 侯... 公... 說... 羽... 羽... 迺... 與... 漢... 王... 約... 中... 分... 天... 下... 割... 鴻... 溝... 而... 西... 者... 為... 漢... 東... 者... 為... 楚... 歸... 漢... 王... 父... 母... 車... 急... 已... 約... 羽... 解... 而... 東... 五... 年... 漢... 王... 進... 兵... 追... 羽... 至... 故... 陵... 復... 為... 羽... 所... 敗... 漢... 王... 用... 張... 良... 計... 致... 齊... 王... 信... 建... 成... 侯... 彭... 越... 兵... 及... 劉... 賈... 入... 楚... 地... 圍... 壽... 春... 大... 司... 馬... 周... 殷... 叛... 楚... 擊... 之... 江...

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上八會羽壁垓下軍少
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
迺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名也起飲帳中有美
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古曰蒼白雜毛曰騅蓋以其色名之
迺悲歌忼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
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
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
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許
及楚軍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迺覺之今騎將
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古曰

漢書卷九十八

也羽至陰陵迷失道孟康曰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
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廼有
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
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
北遂伯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今日固決死願為諸軍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廼後死
師古曰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
因四墮山孟康曰四下墮也而為圍陳外嚮師古曰
周為之也外嚮謂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
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二處於是羽大呼

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羽

羽還叱之師古曰還謂回面也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辟

而易其本處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

三復圍之羽廼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

騎亡兩騎廼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

遂引東欲渡烏江臣贊曰烏江亭長儀船待服虔曰儀

曰南方人謂整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

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

笑曰廼天亡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

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

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迺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師古曰若汝也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難親所之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背而縛之杜元凱以為但見其面非也○劉攽曰面之直面向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此項王也羽迺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師古曰購以財設賞吾為公得鄧展曰令公得我為功也迺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音人九反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揚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

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為列侯漢王迺以曾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縣東二殽是也函謂函谷今桃林縣南洪溜間是也君臣固守而

關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師古曰衛鞅也封於商內立法度務耕織

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師古曰惠文王孝公之子武王惠文王之昭昭

襄王武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王之弟萬曆二十六年刊

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

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

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曰孟嘗君田文趙有平原師古曰平原君趙勝楚有

春申師古曰春申君黃歇魏有信陵師古曰信陵君此四賢者皆

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

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

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

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

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

秦師古曰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仰字作仰非也秦

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遁巡謂疑出而卻退也

適音千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

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

及百萬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看也其因利乘便血可以浮盾言殺人多也

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

襄王師古曰襄王也孝文王昭襄王之子享國之日淺

國家之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師古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

夫三王若襄王况振長策而馭宇內師古曰馭以乘馬為喻策所以馭馬也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

下師古曰敲短也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

象師古曰象也

郡百塞之君類言保頸音曰委命下吏迺使蒙恬北

築長城而守藩籬音曰以長城拒敵音曰卻匈奴七百

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

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

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音曰鑕音曰削音曰也音曰鑕與鑕

同則音曰鑕也鑕以爲金人十二音曰輔黃圖云坐高三丈

如音是也音曰皇帝二十六年初蕭天下改諸侯爲郡縣一以

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音曰因河爲池據億丈

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

精卒陳利兵而誰何音曰師古曰問之爲誰又天下已定始

聖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

子音曰馮煖曰以繩係戶樞音曰阮慧之人音曰如淳曰阮古丈遷徙

之後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音曰文穎曰墨

子音曰陶朱猗頓之富音曰請陶朱公猗頓本魯人大喜牛羊

於公音曰名天下音曰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音曰如

言音曰若者音曰辭屈在音曰所音曰也音曰師古曰免者帥罷散之卒

將數百之衆音曰師古曰免音曰轉而攻秦斬木爲兵禍等爲羞

天下雲合響應熾糧而景從音曰師古曰熾者音曰景從音曰山東

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若小弱也雍州之北

齊晉之國自若也詩註如曰若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
秦漢晉魏宋衛中山之君齊列如曰
於鉤踐長師古曰踐
成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師古曰踐
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
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
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
權招八州而朝同列
家穀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

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執異也
周生亦有言曰

師古曰史記稱太史公曰余
羽又重童子師古曰童子
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秦桀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

然羽非有尺寸乘執拔起隴畝之中二年遂將五諸侯

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號爲

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師古曰近
怨王侯畔已難矣

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

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

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

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

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

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

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

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

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引天亡表非用兵之罪豈不
謬哉

張耳陳餘傳第二

前漢書三十二

張耳大梁人也臣瓚曰今陳留大梁城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

解古曰毋忌六國時信陵君也嘗亡命遊外黃師古曰

言其尚及見毋忌為之賓客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

其名籍而逃亡亡邸父客師古曰父客謂

其夫規亡邸父客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師古曰請決

之若蕭也於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官為外黃令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張晏曰苦陘章帝謂

其名或曰漢昌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

刎鬻父高祖為帝友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

高祖六年

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言曰監門

以自為吏嘗以過宮餘餘後起耳攝使受答言曰攝

吏去耳數之曰言曰數始言與公言何如今見小

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斬至陳耳餘上謁涉

師古曰上其謂而見涉及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

言陳豪桀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

立楚楚稷功德宜為王陳共問兩人兩人對曰將軍賁

目張膽師古曰張膽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殘今

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師古曰視願將軍毋王急引

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

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堯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

也師古曰解謂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

王與梁楚務在入關未及也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

桀師古曰與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

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

馬渡河師古曰津名即今至諸縣說其家乘言曰至

之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此為名城之役南有五

領之步師古曰領有三因以為名交趾合瀟界有此

于海師古曰領有三因以為名交趾合瀟界有此

大度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言曰

賀南始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言曰裴說是在也

嘉靖合

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宜歛賦曰使到其家人人以
供軍者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今陳
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響應家自為怒各報其怨縣
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魏張大楚王陳無古言
而王於陳也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攻
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
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
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師古曰武下趙十餘城
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
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

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耳餘聞

周章軍入關全戲蘇林曰至戲又聞諸將為陳王徇

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

迺說武臣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今將軍下趙數十城

獨介居河北師古曰不王無以填之師古曰填且陳王

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願將軍毋失時武臣乃聽遂

立為趙王以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

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秦

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

急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

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趣兵西入關師古曰趣讀曰促耳

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事

安撫為權宜之計耳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

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

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

良略常山張廌師古曰廌音烏點反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

廣為燕王趙王乃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為燕

軍所得師古曰閒出謂投間隙而微出也燕囚之欲與分地師古曰要劫之令割

趙地輸燕以和解也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廝

養卒謝其舍曰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舍謂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

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於此舍下輒加入字非也廝音斯吾

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舍中人皆笑曰

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師古曰若汝也乃走燕壁燕

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

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

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

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亦各欲南面

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執初定且以長

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

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

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師古曰易輕也况以

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燕以為然乃歸

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

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

世使使遺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也曰良嘗事我得顯

幸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

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為王伏

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

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

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

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

知竟殺武臣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得

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

立趙後輔以諄師古曰諄求取六國時趙王可就功乃後工而立之以名義自輔助也

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張晏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也李良進

兵擊餘餘敗良良亡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從其

民河內夷其城郭師古曰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

離國之餘北拔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言

亮原集道屬河師古曰屬饒王離師古曰

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

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

臣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先
使張廉讓往讓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
俱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耳
不_二相_一金_{其得一二}尚_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為者
王張君報秦今俱死如以肉餒虎何益張廉讓曰
臣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願以無益
也_也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比收
代得萬餘人來_也壁餘旁_也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
軍之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乃敢擊秦

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
讓餘問張廉讓陳釋所在餘曰廉讓以必死責臣臣使將
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餘餘怒
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_{師古曰望怨望也}豈以臣重去將
哉_{師古曰也}迺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客有
說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
反天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
耳不讓趨山逐收其兵餘獨與麾下數百人入之河上停
中無獲由此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項
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為人所稱_{師古曰雅遊也}

項羽八年

項羽素亦聞耳賢勇分趙立耳為常山王治
信都更名襄國餘客多說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
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
縣封之而從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餘功
等也今年王餘獨送及齊王田榮叛楚餘乃使夏說說
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
忌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
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悉三縣兵襲常山王耳耳敗
走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布衣而項王疆之我
我欲之楚沛公曰

王

氏也晉灼曰齊人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師古曰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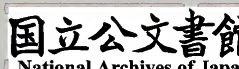
曰分音扶問反先至必亡楚雖彊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

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年

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十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敗走降漢而此傳乃言方圍廢丘時耳謁漢王隔以他事於後始云漢二年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參錯不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同疑傳誤也

王趙王德餘師古曰懷其德立以為代王餘為趙王弱國初定

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師古曰為代相國而居守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



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斬

餘泚水上蘇林曰泚音祗也晉灼曰問其方人音祗師古曰蘇晉二說皆是也蘇音祗敬之祗音執

夷反古音如是晉因根祗之祗音丁計反今其土俗呼水則然追殺趙王歇襄國四年

夏立耳為趙王五年秋耳薨謚曰景王子敖嗣立為王

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王后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

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昏禮高祖箕踞罵詈甚

慢之師古曰箕踞者謂申兩脚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

客曰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弱為孱師古曰音士連反說敖曰

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過王

無禮請為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為誓

約不肯漢也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

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

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肯德且吾等義不辱今

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適汗王為事成歸王事敗獨身

生耳八年上從東垣過師古曰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還而過趙貫高等乃

壁人柏人受之置廁文韻曰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

中故云置廁東垣貫高曰柏人柏人者道於人不宿去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

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

劉貫高獨怨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

貫高八年刑

王公等死詎嘗言王不反者乃檻車與王詣長安曰

車者車而為形謂以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

也吏榜笞數十之音彭他皆要此刺莖身無完者日以

戮刺之又焚燬之師終不復言言后數言張王以魯元

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廼女虜師古

也廷尉以貴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臣瓚

相問也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

侵為然若者也師古曰侵猶犯負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

印視泄公師古曰復與者編竹木以為輿形如今之食

復音載印勞苦如平生歡師古曰勞苦相與語問張王

果有謀不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

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

為之具道本振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

廼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

已出上多足下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

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豈有面目

復亭上哉乃仰絕亢而死燕林

耳爾齊云戶鳥籠即疾籠教已出魯元公主如故

也音下部反又音工部反日得尚于中行王齊亦

以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言然而說者乃云尚公

主與尚言尚食同意尚為主言主事之夫其理矣公

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言主事之夫其理矣公

嘉靖八年刊

丁亥年

國人承公主益知封為宣正侯 於是立賢張王諸客皆

以為諾侯相郡守語在田叔傳 孝惠高后文景時張

王客子孫皆為二千石初孝惠 行齊悼惠王獻城陽郡

尊魯元公主為太后 師古曰為 齊太后元太

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呂 太后立敖子偃為魯王

以母為太后故也 師古曰以公 王為齊王 又憐其年少

孤弱乃封敖前卿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後為信都侯高

后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魯

王偃為南宮侯薨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

中復封偃孫廣國為睢陵侯薨子昌嗣 師古曰 太初中

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

忌為宣平侯食十戶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家厮役皆天下俊桀所

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 晉灼曰始在貧

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

用之誠 師古曰誠 後相書之盤也 師古曰盤古執

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張耳陳餘傳第一終

漢書二十二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第三

前漢書二十三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

寧陵君秦滅魏文穎曰魏大梁也為庶人陳勝之王也咎往從

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魏地已下欲立

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師古曰言當昏亂之時忠臣乃

後迺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為王市不受迎魏咎

於陳五反師古曰反陳王迺遣立咎為魏王章邯已破

陳王遣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請救齊楚齊楚

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

田巴將兵隨市救魏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

田巴將兵隨市救魏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

自將兵表章邯殺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

濟楚為其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約降定咎自殺師古曰但

欲全其人而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

地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

師古曰項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

師古曰項欲迺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漢王還

定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

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師古曰親至國則絕河津畔漢

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酈生往豹謝曰人生一世

閒如白駒過隙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今漢王嫚侮人

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

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滎陽以其地為河東

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

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師古曰反國

田儋狄人也師古曰狄縣名也故齊王田氏之族也師古

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

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今故

之子孫也中音定今流俗書本見狄今因擊殺

今而登蒙更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

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儋因
 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
 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
 儋於臨濟下儋從弟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儋
 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
 以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廼引
 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
 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角
 弟閒前救趙因不敢歸榮廼立儋子市為王榮相之橫
 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
 齊兵共擊章邯師古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廼
 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趙
 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王曰媿蠶手則斬手蠶
 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虺蠶螫也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為
 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
 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
 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虺唯
 南方虺音芳六反蠶音火各反螫音式亦何者為害
 者音許偉反擊者人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何者為害
 身也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文穎曰言將
 也巨擘曰田假於楚非手足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
 天下則斷蠶首用高者墳墓矣如淳曰高者墳墓也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三

三

兵而音統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
兵章部果敗殺項梁師古曰擊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
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
西滅秦之諸侯王迺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即墨師古謂都之也音文
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
齊王治臨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
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羽立安為濟北王治博陽榮以
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
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
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毋之膠

東市左右曰項王強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
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為王盡
并三齊之地師古曰三齊齊及濟北膠東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
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
燒夷齊城郭師古曰夷平也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
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師諸
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師古曰釋解也而歸擊漢於
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
子廣為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
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師古曰二人也

萬曆廿六年刊
四一四
四百八十

華音戶 軍歷下以距漢 張晏曰濟南歷山之下 會漢使酈食其往

說王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 師古

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 且遣使與漢平 師古曰方 韓信乃渡平原

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生為賣已而

亨之 師古曰謂其與韓信合謀 廣東走高密橫走博 蘇林曰秦守相

田光走城陽 師古曰守相者言為 將軍田既軍於膠東

楚使龍且救齊 師古曰且音子聞反 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

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

而橫聞王死自立為王還擊嬰敗橫軍於嬴下 晉灼曰秦

嬴縣也師古曰音七城反 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

為漢且為楚 師古曰言在楚漢之間居申自 韓信已殺

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

千乘 師古音許及反 遂平齊地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彭

越為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陽中

韋昭曰海師古曰音丁老反 高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人

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救橫罪

而召之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

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陽中使還

報高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

搖者致族 師古曰族夷迺後使使持節具告以詔意

真補八三列

曰橫來犬

君王小者乃侯耳 英徒屬曰大者謂橫身小者

失為侯

意謂之六者封王小亦不來且發兵加誅

橫迺與其

客二人乘傳詣雒陽 音張懸反至尸鄉廢置

處劭曰尸

謂置馬以傳驛者 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

子當洗沐

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

曰王者自

稱曰孤蓋為謙也老子德經曰貴以今漢王

儼為本高

橫迺為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

亭人之兄

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

動搖我獨

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壹

見我面貌

耳陛下在維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

尚未能敗

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

之高帝高

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二人更王

音工 豈非

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

千以王者

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

帝聞而大

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

能得士也

召臣等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

韓王信故

韓襄王孫也 張晏曰孫子為韓師古長八

尺五寸項

梁立楚懷王其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

後故立韓

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地項梁

嘉靖八年刊

何

死定陶成孟懷士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

以韓司徒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

公為漢王信從入漢中乃說漢王曰項王王請將王獨

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逢東鄉可以

爭天下氏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古曰尚紀及韓

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謬錯乎符二人所勸大漢王

指實同也練謂引領舉足也

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

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

為穰侯穎曰穰南陽縣也臣璿曰穰後又殺之聞漢

遣信略韓地屬江夏師古曰文說也

日項籍在吳時漢二年信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

南信急擊韓王昌昌降漢漢乃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

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

歸漢師古曰降楚漢復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

春與信剖符王穎川師古曰剖分也六年春上以為信

壯武北近盩厔師古曰鞏南迫宛葉

葉音式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為

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音被馬之

被師古曰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秋

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

嘉靖八年刊

何文

疑信數聞使有二心師古曰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尊死

不勇專生不任李奇曰言為將軍奮必死之意不得為

勇也必生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平安危存亡

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師古曰言雖處危亡之

責其有二心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

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師古曰上黨之

反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

黃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師古曰六復收

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及冒頓效曰下云而與信

南至晉陽師古曰廣武亦太原之縣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于

離石復破之師古曰離石西河之縣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

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居

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白登度

日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

不相危居七日胡騎稍稍引去天霧黑今其處猶存服

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季奇曰言唯引請

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師古曰傳讀曰每鄉讀曰

嘉靖八年州

何忌

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逐解去漢亦罷兵

歸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今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

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師古曰郡之縣漢使柴將軍擊

之鄧晨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音灼曰奇武之子師古曰應說非也遺信書曰陛下寬

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位師古曰復音扶號不誅也

目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

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

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

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

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文穎曰大夫種范蠡

王句踐之臣也大夫種位為大夫名種也有功於越而陶自號朱公竟以壽終信引之以自喻者蓋僕有二罪

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世也蘇林曰償音奮

也言子胥得罪於夫差而不知去所以斃於世也師古曰償謂償也音方問反今僕亡匿

山谷閒日暮乞食蠻夷師古曰賁音吐得反僕之思歸如痿人不

忘起言者不忘視師古曰痿風痺反執不可耳遂戰柴將

軍屠參合新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積當城生

子因名曰積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積當及嬰

率其家除漢封積當為弓高侯師古曰功豆嬰為襄城

侯師古曰功豆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不孫

孫無子國絕嬰孫以不敬失侯意當置孫媯媯氏曰音

師古曰鄭音責幸名顯當世媯弟說說曰媯以校尉

鑿匈奴封龍額侯論古曰寧後坐酎金失侯後以待詔

為橫海將軍鑿破東越封按道侯論古曰史記年表并

龍額侯後為按道侯皆與此傳同而真書功臣侯表乃

誤太初中為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為光祿勳掘

蠱太子宫為太子所殺師古曰掘子興嗣坐巫蠱誅上

曰游擊將軍死事無於坐者服虔曰時無故見殺而無

曰按說無故見殺而子復為巫蠱見誅皆為怨枉故上

曰母有應論坐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言韓說以掘蠱

為太子所殺死於國事忠誠可閔今與韓以巫蠱見

誅其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勿論之所以道龍說也

復封興弟增為龍額侯增少為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

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

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二萬騎出雲中斬首百

餘級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領尚書事增世貴幼為忠臣事二主重於朝廷為人

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

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竟謚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

除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為龍額侯竟子持弓

嗣王莽篡乃絕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絕盡而炎黃唐虞少苗

齊尚猶頗有老若韓古曰謂神農黃帝堯舜之後秦滅六國而上古遺
烈掃地盡矣楚漢之際豪傑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
弟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宜各慕義猶
不能自立豈非天意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
晉灼曰韓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率晉封於韓原姓韓
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同烈臣瓚曰案武王之於韓原姓韓
代世為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升晉應韓武之穆也
據如此贊所云則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以為
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與讀曰歟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第三終 前漢書三十三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前漢書三十四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

擇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迺

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師古曰言其有人志也

反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下鄉屬淮陰亭長妻苦之師古曰苦

厭迺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林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

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常昭曰以水擊

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

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

食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

萬曆廿六年 川美言傳曰

好帶刀劔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曰衆

辱於衆中辱之勝於是信孰視俛出跨下師古曰俛一

市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度淮信乃拔劔從之居戲下

無所知名師古曰汎在旌戲之下也梁敗又屬項羽為

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

漢未得知名為連敖李奇曰楚官名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

已斬師古曰疇類也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師古曰夏侯嬰曰上不

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勿斬與

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

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

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關自追

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

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何曰臣

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

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也何曰諸將易得

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事用

信必欲坐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

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

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

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

用信

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水見之乃

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齊戒設壇場具禮乃可

王許之諸將皆喜人各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信

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敢言將軍將軍何

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舉權天下豈非

項王邪師古曰齊讀曰齋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

與項王師古曰料量也與如也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

賀曰唯師古曰唯應辭音弋癸反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

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為倖嗟千人皆廢倖音幸也倖音千忽反

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姁音古曰屬姁音好貌也音許干

反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刑

忍不能予蘇林曰刑音刑角之刑刑與刑同子弄角說不忍授也師古曰刑音五刑反持音大官反

又音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

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

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

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師古曰結怨於百姓百姓不附特

劫於威彊服耳師古曰疆音其兩反名雖為霸王實失天

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

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其下疆以成王亦同名雖為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

何不誅誅古曰言何所不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

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

言義兵無敵諸侯之且三秦王為秦將師古曰章邯將

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

新安項王詐阮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醫脫秦

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

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亭二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

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

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

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師古曰檄謂檄書也

兵也檄解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

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

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

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

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師古

敗於彭城而卻退也卻音丘畧反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魏亦

皆反與楚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以信

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

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

信迺益為疑兵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

萬曆二十六年

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

服虔曰以木桺縛罌缶以度也常昭曰以木為

罌如罌缶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政反臨晉在今同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

縣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

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

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

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闕與

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闕與是邑名也在上黨

隰縣師古曰說讀曰悅

關音一曷反與音豫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

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

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

王禽夏說新唾血闕與

師古曰喋音牒喋血解在文紀

今乃輔以張耳

議欲以下趙

師古曰言其立計議如此

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

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

師古曰言難繼也餽字與饋同

樵蘇後

爨師不宿飽

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

騎不得成列

師古曰方軌謂併行也列行列

行數百里其執糧食必在

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

師古曰間路微

略也重音直用反

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

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

致戲下

師古曰戲讀曰摩又音許宜反

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

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

者

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師古曰言多十倍者可以今

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師古曰罷讀曰

疲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斷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

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閒人窺知其不用師古曰閒

人微伺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逐下未至井陘口三十

里止舍師古曰舍息也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

人持一赤幟師古曰幟旌旗之屬也音式志反從間道革山而望趙軍

如淳曰革音蔽依山自覆蔽也師古曰蔽隱於山間使敵不見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

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師古曰若汝也令其裨將傳餐度服

乃當共飽食也師古曰餐古食字音千安反曰今日破

趙會食諸將皆無然陽應曰諾孟康曰無音撫不精也

劉音是也音文府反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

將旗鼓未肯擊前行師古曰行音胡郎反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

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

鼓行出井陘口師古曰擊鼓而行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

信張耳奔鼓旗走水上軍師古曰走趣也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

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

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

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

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破

別本
已字下多不勝
二字

萬曆二十六年刊
寸真真子曰

君

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

擊破虜趙軍斬成安軍泚水上師古曰泚音相禽趙王

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

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師古曰

曰鄉皆諸校効首虜休皆賀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

讀曰嚮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

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

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師古曰兵法不

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

拊循士大夫經所謂馭市人而戰之也師古曰經亦謂

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

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

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君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

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師古曰百

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

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

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

同也忽入市鬪而戰取其其執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

人令戰言非素所練習

師古曰何若

猶言何如也

臣也後事於秦遂為大夫穆

公用其信以不

霸伯讀曰霸

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

里奚本虞

前漢傳四

八六

四頁十二

臣計不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

日而失之軍敗李奇曰郿音美屬之驪常山縣也光武即位於此故改曰高邑身

死法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

衆謀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無莫不輟作怠惰

靡老媮食傾耳以待命者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媮麗之衣苟且而食老媮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

用也今足下舉勅救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

竭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

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信曰然則

何由師古曰由從也庶幾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

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趣向也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師古曰八

指師古曰尺者言其簡也長咫或長尺喻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

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

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

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主詐之楚數

使奇兵度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

卒佐蒯越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師古曰

宛師古曰

宛師古曰

宛師古曰

元元一尋名宛音得九江王布入成星楚復急圍之

四三漢王出成臯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重脩武至宿

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計奪其

印符師古曰或麾乃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

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

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文讀曰謂趙人信引兵東未

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

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度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

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

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師古曰且齊王龍且并

軍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關窮

寇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師古曰

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師古曰信臣常

城皆反之其孰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

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

於跨下無秦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

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師古曰自謂當何為而遂戰

與信夾澗水涼師古曰維音維水出琅邪比箕縣東

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

信與龍且戰

信與龍且戰

信與龍且戰

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
 信使大將雍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待渡即急擊殺
 龍且龍且水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其至城陽虜
 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
 之國南邊楚師古曰不為假王以填之其執不定師古曰
音作及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
 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漢王
 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日暮望而來佐我師古曰乃欲自
 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
 利寧能禁信之自立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

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以
 亡龍且項王志使將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
 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師古曰足下不可師古曰必
 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音山魚反然得脫背約復擊項
 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
 交師古曰爾金石堅固然終為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
 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二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
 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
 為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在言不過即

史記卷之...

信

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言不聽書策不用故也

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

我師古曰下衣音於記言聽計用言得至於此夫人深

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刺通知天

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語在通傳信不忍

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食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

陵用張良計徵信將丘食以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

徙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

下鄉亭長錢百師古曰以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師古曰

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曰

曰就成也成項王亡將鍾離昧師古曰昧家在伊廬劉

曰東海胸南有此邑常昭曰今中廬縣素與信善項王

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

邑陳兵出入師古曰行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言變

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

音大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

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

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

萬曆二十六年補刊

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

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猾也師古上曰此黃石公三略之言

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

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師古曰朝朝見也從從行也由此日怨望居

常鞅鞅師古曰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反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

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

生乃與噲等為伍師古曰言俱為列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

各有差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

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

曰多多益辦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

將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後陳豨為代相監邊辭信挈其手師古曰挈與步於謂執提之

庭數匝仰天而歎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

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

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吾至陛下乃疑二

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

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

稱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將徒

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至其合人獲罪

信信囚欲殺之師古曰信囚欲殺之信囚欲殺之

信囚欲殺之信囚欲殺之

相曰功因國表云後漢書卷之四十五
合人弟上書奏告

信欲反狀於吕后吕后欲召恐其黨不就

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稀已破羣臣皆賀相

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師古曰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

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

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稀歸

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吕后道其謔

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乃欲身之通至自說釋弟誅

師古曰自說謂自解也語在通傳

彭越字仲昌已人也嘗漁鉅野澤中為盜師古曰漁捕也鉅野澤即

今鄆州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師古曰陳勝畔秦仲可効之越

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居歲餘澤間少年相

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使為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強請乃

許與期旦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曰日出十餘人後後

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為長今期而多

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師古曰一校

下教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

設壇祭今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

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劔北擊言邑越助之書

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散

卒

散立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者王

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便下濟陰以擊楚

劉氏曰田榮使越楚今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

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二萬餘

入歸漢外黃師古曰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

餘城欲急立魏後令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

後也魏拜楚為魏相國擅將兵擊定梁地漢王之敗彭

城解而西也越皆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

三年越常往來為濞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

漢王相距於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

使曹咎守成皐自引兵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

兵北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並音越復下昌

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

召越并力擊楚劉歆曰漢王敗此時漢越曰魏地初

定向曼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

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

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

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今取睢陽以封至穀城皆許以王

彭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

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陳下項籍之立越為梁

東漢書

卷一百一十三

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本朝長安原稀反代

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涼王種病使使無兵

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種王種欲自往謝其將扈

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愈不知遂發兵反梁

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

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

曰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其有司非也臣贊

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師古曰墳

說見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徙蜀青衣文穎曰青

至鄭師古曰鄭今華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

越越為呂后泣涕自言曰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

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

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

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黥布六人也師古曰六縣名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

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

乎臣贊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依反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論輸驪

山師古曰有罪論決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

長豪禁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師古曰陳

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衆數千人番君以

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

漢書卷八十九

陳勝世家

七

陳勝

破之音波師古曰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會稽西渡淮

布以兵屬梁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師古曰言其曉勇為

之最衆軍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以布為當陽君項梁敗

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軍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

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軍項籍與布皆

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河上自立為上將軍使布先

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

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

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

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三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

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師古曰間道微道也遂得入至咸陽

布為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為

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柳齊王

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

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

怨布數使使者譙讓召布師古曰譙責之布愈恐不

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

師古曰多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

利出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是也劉放

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是則項王已去齊矣安

唐虞

唐虞

唐虞

唐虞

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
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服虔曰淮南太宰作
納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
為難以漢為弱此臣之所為使師古曰此言是使何
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太宰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
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錄也言伏於錄以
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適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
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
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師古曰鄉讀曰隨何曰大王
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
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五河曰版築
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
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

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
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服虔曰淮南太宰作
納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
為難以漢為弱此臣之所為使師古曰此言是使何
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太宰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
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錄也言伏於錄以
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適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
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
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師古曰鄉讀曰隨何曰大王
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
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五河曰版築
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
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

漢書卷九十八
淮南王傳
三

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

城下師古曰掃者謂盡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度淮者

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陰手曰拱孰誰也夫託國於

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師古曰提舉也而欲

厚日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

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於身上

右言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

耀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

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師古曰閒

音居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

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

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

兵不足罷也師古曰罷讀曰疲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

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定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

如漢其執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

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

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

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

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

臣

漢書卷之九十四

許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

未敢泄楚使者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

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

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誓楚之事已結成也獨可遂殺楚

使母使歸而疾走漢師古曰走音奏以下亦同布曰如使者教

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

邑師古曰縣名數月在梁地月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

漢恐項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

洗師古曰洗濯足也音先典反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

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以

布先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張音竹亮反若

今言張設於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

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

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秋七月立

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

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

漢擊破楚咳下項籍死上置酒對眾折隨何曰腐儒師古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

為天下安用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褒賞隨何恐群臣不服故對眾折辱今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

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

將

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

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

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圖謀也乃

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

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九年朝

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

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以為醢即刑法志所云道其骨肉是也

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

旁郡警急師古曰悉被收捕即欲發兵反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

中大夫賁赫對門師古曰賁音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

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師古曰從音千容反王怒曰女

安從知之具道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

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

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誅伐之上以其書語蕭

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

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不顯言其事布見赫以罪亾上變已疑

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

書聞上乃赦赫以為將軍召諸侯問布反為之柰何皆

曰發兵阮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

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

萬曆二十六年

張晏曰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

彭越往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與前年同耳文相避也三人皆同功一體

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

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

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

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

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

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

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

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

師古曰重輜重也音直用反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

安出師古曰是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

下計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

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

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

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

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劉放曰上曰善按薛

公所信其布出下計不

又敗楚遂與上遇何嘗歸重於越身

果如薛公所揣今未見越身

歷兵不來先言之故曰果如也或曰

實事見布後死長沙按二公歸重於

走死富陵屬臨淮郡盡劫其兵

東擊布布王劉濞

淮擊楚楚發兵盡戰徐僮間師古曰二為二軍欲以相

救為奇師古曰二為二軍欲以相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

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師古曰謂在

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

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塗師古

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師古曰望布

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諭謂布何苦而

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

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師古曰誘表云惠帝二年布與番君婚

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師古曰鄉音口亮反遂

滅之封賁赫為列侯將率封者六人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大上皇相愛

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

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

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

更事避宅綰常隨上下古曰避宅謂不及高祖初起

沛館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

常從出入卧内衣被不歛

嘉靖八年刊

待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縮者封為長安侯長安侯

咸陽也項籍死使縮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李奇曰共尉

張子也師古還從擊燕王撤茶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

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縮為羣臣缺望師古曰缺謂指缺也望志望也缺音

及虜滅茶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

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縮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常從

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縮為燕王諸侯得幸莫

如燕王者縮立六年以陳豨事見疑而敗豨者死句人

也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志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

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選豨以郎中封為列侯以趙

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

師古曰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師古曰因

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

如布衣交皆出客下師古曰言屈已禮之趙相周昌乃

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

案豨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

使王黃曼丘臣所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將漢十年秋太上皇崩上

因是召豨豨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

代上聞乃赦吏民為豨所誑誤劫略者上自擊豨破之

語在高紀初上如邯鄲擊豨燕王縮亦擊其東北豨使

王黃求救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豨等軍破
 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於
 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
 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
 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殺豨而與胡連和事實得
 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勝以為然私令匈奴兵
 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
 者綰寤乃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師古曰間
 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豨所止
 使使召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

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闕師古曰闕閉也闕
 也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

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師古曰
 反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稱病

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師古曰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益

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

館果反矣使樊噲擊館館悉將其官人家屬騎數千居
 長城下侯伺幸上病瘳日入師古曰瘳高祖崩綰遂
 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虜王為擊虜所侵奪

漢書卷三十三 高祖本紀第三十三 高祖崩 綰遂

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結妻與其子亡降會

高后病不能見舍無邸師古曰高后病不能見舍無邸

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師古曰高后竟崩

它人以東胡王降師古曰東胡王降

至曾孫有罪國除師古曰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吳芮秦時番陽令也

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師古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

芮之將梅銷師古曰梅銷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師古曰沛公攻南陽

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師古曰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

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籍死上以鉅有功從入武關故師古曰多封十萬戶為列侯

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師古曰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

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師古曰嗣薨子哀王回

差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師古曰差嗣孝文後七年薨

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師古曰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也或曰以芮三忠故著令也師古曰也或曰以芮三忠故著令也

也○劉奉世曰其定著令也師古曰也○劉奉世曰其定著令也

意也贊文以謂忠而得王故著令師古曰意也贊文以謂忠而得王故著令

於人著令邪○劉放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師古曰於人著令邪○劉放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絕師古曰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其芮
彭越黥布臧荼盧縮與兩韓信皆微一時之權變以詐
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寧寤
執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今至于亦失國唯
其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
庶有以矣夫師古曰以其不用詐力也著于甲令而稱忠也師古曰甲者令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終

前漢書二十四

荆燕吳傳第五

前漢書三十五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弟也

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為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父而

荆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

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塞地

師古曰司馬欣之從南

擊項籍漢王賈成臯北度河得

張耳韓信軍軍備武廷

濤高壘使賈將一萬人騎數百

擊楚度白馬津師古曰白馬津

今滑州入楚地燒其積聚

曰倉廩芻藁之屬以破其業無

以給項王軍食也而楚兵擊之

賈輒避不肯與戰而

彭越相保師古曰條謂依漢王

追項籍至固陵使賈

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開招楚

大司馬周殷師古曰周殷

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

英布兵皆會攻下壽春

尉廬縮西南擊臨江王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

汪為南郡賈既有功而共尉子也共贛曰擊尉死以

尉姓以填天下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漢王

王子弟可以為王者意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

立六年而淮南王布及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

布志屬臨淮郡為布宣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弟也高祖三年

澤為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陵侯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以畫奸澤服

田生以計畫干之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師古澤大說之

田生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師古曰因飲酒田生

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弟與矣孟康曰

也言不復與我為友也孟康曰不田生安長安不見澤

而假大宅令其子求喜高后所幸大謁者張卿

南本浙本並作張卿如厚曰

勃傳官者令張卿如厚曰

作釋未知孰是然則此卿如厚曰

不知何從後云今卿卿如厚曰

月田生子請張卿臨卿如厚曰

生帷帳具置如列侯卿如厚曰

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

最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公知高祖貴以女妻之推

後春秋長言古曰諸呂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

呂后又重發之言古曰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

所欲何不威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

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

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

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

金言古曰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

呂王也者大未大限今管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

軍獨此尚缺望缺音決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

得土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

頰女亦為管陵侯妻故遂立管陵侯澤為琅邪王琅邪

王與田生之國急行毋言古曰田出關太后果使人

進之已出即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

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

采陶漢將軍屯滎陽澤遣兵備西界遂馳驅至長安

古曰齊王傳云使祝午給琅邪王琅邪王馳見齊王

齊王既見其狀不得反言古曰齊王末人關計事齊王

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為孝文

八年刊 前漢專五

帝文帝元年徙澤為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李守曰齊

以王澤今澤王燕二年亮謚曰敬王子康王言嗣九年

亮子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

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野人

野人等告定國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知

燕之屬縣也野人者縣之名也定國別欲誅定國侯

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野人等為野人等所告也定國侯

謁者以它法劾捕格殺野人滅口至元朔中野人昆弟

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

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來

無終公士歸生為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古所屬更

始中為兵所殺師古曰更始劉

吳王濞高帝元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

仲不能堅守棄國閒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

為合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

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

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項之師古曰悍勇也諸子少師

曰少也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師古曰行至沛王三郡五十

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師古曰

此下獨悔業已拜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懷不以語人

亦同師古曰既以封拜為事臣下皆知之故不

嘉靖八年刊

改因拊其背師古曰拊擊之也一曰漢後五十年

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渾頓首曰不

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

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此有豫章字誤也即招致天

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如淳曰鑄錢煮海收其利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

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

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於是遣

其喪歸葬吳吳王愠師古曰愠怒也音於問反曰天下一宗師古曰猶言同

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繼而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

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

甚及後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吉諸

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疾及覺見者急愈益閉恐

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

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

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賞張曰以

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繇更吳三

代為卒者其繇更月與平賞也言的曰繇

也言繇更也言繇更也言繇更也言繇更也

之書志蘇林注曰平賢以錢取人作之者蘇林
與古曰漢書曰容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
開茂材賞賜閭里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共禁不

與古曰漢書曰容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
龍錯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

和從音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
音胡孟反及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

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
齊七十二城師古曰孽亦庶也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

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
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心杖德至

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即山鑄錢者海為鹽師
曰公謂顯然為謂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

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
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

服虔曰服上喪次而私姦宮中也師古曰言於服請誅
舍為姦非言中也服舍居喪之大要事之屬也

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
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

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
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迺復中大夫應高

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不敢自外使使

漢書卷九十四 景十三列 吳王 宣

臣論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

聽信讒賊變更律令師古曰侵削諸侯徵求益多誅罰

良重無古曰益亦益也日以益甚語有之曰信德及米師古曰信古師也

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

請二十餘年師古曰內疾謂在身中常患見疑無以自

白脅有象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有象也謂斂之也

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

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向欲相

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弃

軀以除患於天下師古曰循順也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

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或天子侵奪諸侯師古曰

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

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古曰

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啗函谷關守秦

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也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

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為使者行而老也至

西面約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為漢

十二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文選曰王之太后也

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延益生王

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削

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

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

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

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師古曰

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

平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悉盡也盡發使行下今國中曰

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

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

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

虜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

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

山王虜江王故長沙王子如厚曰吳芮後四世無嗣國

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

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為故師古曰言其地

嘉靖八年刊

侵辱諸侯 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

其國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

多病志逸不能省察師古曰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敵國

雖狹地方三千里師古曰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

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

以隨寡人師古曰諸君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肯願

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其沙以北如淳

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之師古曰西走蜀漢中告越如淳

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師古曰淮南三王謂厲王

故

北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

會雒陽師古曰臨晉關師古曰燕王趙王胡與胡王有約燕王

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

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

入骨髓師古曰言心有所欲壹有所出久矣師古曰寡

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

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

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

此師古曰為此謂欲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

萬曆二十六年刊

乙一四百八十

用

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
 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師古曰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則與大將同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下皆類此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師古曰於舊爵之外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持更與之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
 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師古曰言處處郡國皆有之諸王
 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
 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廼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
 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

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
 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
 吳楚相遺書曰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適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音扶日反以下亦同
 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
 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
 傳以盎為泰常奉宗廟使吳王師古曰奉宗廟之指意也吳王弟子
 德侯為宗正師古曰德哀侯廣之子也名通輔親戚使至吳師古曰以親戚之意
 也論說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
 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

帝尚誰拜不肯見益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益不肯使人
 圍守且殺之益得夜亡走梁服虔曰梁王與吳戰益得奔梁遂歸報條
 侯將乘六萊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傳音張戀反至雒陽劉
 汝曰按此文有兩至雒陽失於刪除又按太尉云見劇
 吾據滎陽然則得劇孟在滎陽當敘在雒陽下
 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不自意言得安全至雒
 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師古曰
 既不動滎陽也又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宋祁曰雒陽浙本
 得據滎陽也作雒陽前已有雒陽此當作雒陽夏公謂劉固善問故
 疑顧未見景文所見浙本爾然則雌黃可安下乎問故
 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
 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

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
 淮泗口塞吳饒道師古曰饒字使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
 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
 南輕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
 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
 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
 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
 人藉假也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
 曰祿伯備將兵降漢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害師古曰
 蘇說非也上言難以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
 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列徒自損耳
 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

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

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

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

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

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

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

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間侯司

馬孟康曰行伍間侯也獨周丘不用周丘者

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

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

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廼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

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

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

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

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

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師古曰比破城陽中尉

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師古曰度即引兵歸

下邳未至離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

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

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

帝哀憐加惠師古曰憐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

印等今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如

曰幣錢也以私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

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

西王卬濟南王辟光留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

師古曰從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

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為虐暴

而印等又重逆無道師古曰重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

師古曰御物供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

主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

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師古曰置敢有議詔及不

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

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

皆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愨條侯

於主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又守便耳不行梁使韓安國

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李奇曰相乃得頗敗吳兵

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師古曰會下邑

欲戰師古曰下條侯壁不肯戰吳種絕卒飢數挑戰遂

嘉靖八年刊

周宣

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迺與其戲下壯士

千人夜亡去師古曰戲音戲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

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音徒

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

孟康曰方言義謂之縱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

以聞師古曰傳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軍亡

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

殺三王之圍齊臨淄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

淄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帶橐飲水謝太后王

太子德曰漢兵逐臣觀之以罷師古曰罷可襲領收王

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

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積當遺王書師古曰曰奉詔

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

從事師古曰言王欲以何理自安王肉袒叩頭漢軍

壁謁曰臣印奉法不謹驚駭百姓趙苦將軍遠道至于

窮國敢請黜醜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

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今者鼂錯天子用事

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以為不義恐其

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已

嘉靖八年刊

同宣

虎符始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
 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王曰如中等死有餘罪
 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留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
 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
 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賁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雖疏屬以策為
 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攢激呂氏晉灼曰田生欲王劉澤先

使張卿說封呂產恐其大臣缺望然卒南面稱孤者三
 澤卒得王故云以權激呂氏也

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以事
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

○宋初曰此中注言劉放曰謂田生謀欲王劉澤先
後危瀕遂以重為累劉放曰謂田生謀欲王劉澤先
張卿王諸呂而後請王澤是發於相重也太史公作
傳哉美其有成事則作危哉謂其難幸成也然劉上
言稱孤者三世疑危亦本
是傳字後人不曉其之
 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歛以

使其眾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
 不以封蓋防此矣蓋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為權首

將受其咎豈謂錯哉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黃引
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荆燕吳傳第五終

前漢書卷五十五

可

楚元王傳第六

前漢書二十六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

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好書多

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

服

曰白生魯國奄里人

伯者孫卿門人也

師古曰孫卿姓荀名况為楚蘭

陵令漢以避宣及秦焚書各別去高

祖兄弟四人長兄

伯次仲伯蚤卒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祖

自立為楚王高祖

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

師古曰異其音

交與蕭曹等

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

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

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縮當侍上出入卧内

傳言語諸內事隱焉而上從父元劉冒數別將漢六年

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刑王交為楚王王

齊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為代

王長子肥為齊王初高祖微時嘗遊事時時與賓客過

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為丘

嫂舊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為家婦師古曰史記嫂厭叔

與客來陽為羹書金勺棘金令為齊也棘音洛又音

客以故去已而相釜中有羹繇是怨嫂及立齊代王

而伯子獨不得侯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

之也為其母不長也七年十月封其十信為羹頡侯師

曰讀音其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

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去

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

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

元王詩師古曰次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為

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師

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

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天官隨郢客歸復

以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戾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

比皇子師古曰元王生子戾嗣文帝尊寵元王也景帝即位以親親

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平陸侯富為休侯歲為沈猶

侯音灼曰沈音審子執為死胸侯師古曰執調為棘

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者酒師古曰者元王

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鞠及王戊

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

之意息不去楚人將錙我於市師古曰錙以鐵束稱疾

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

今王一旦失小禮荷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

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又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

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

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

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治胥以鋪胥靡刑名也胥為曰

相隨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繫繫使

以鎖繫之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衣之赭衣

使持曰雅春於市師古曰本并而手春即今所謂夢曰者

耳非雅春也宋祁曰雅謂春而雅歌以相春也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

與我起先取季父矣師古曰不與我同心休侯懼乃與王太

夫人奔京師師古曰侯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二年也

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主師古曰

嘉靖八年三月

確

命

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
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饑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
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
王後是為文王四年薨子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
王注則十四年薨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
帝即位延壽以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
陰欲附倚輔助之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
為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
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
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機也母後人有天

屬

下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

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初休侯富既奔京

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音籍後聞其數諫戊乃

更封為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求留

京師詔許之富子辟疆等四人共養仕於朝師古曰辟音必亦反

疆音居良反又辟讀曰關疆讀曰疆解在文紀音太夫人

薨賜塋師古曰塋冢地謂為界域塋音營葬靈戶師古曰地名也富傳國至曾

孫無子絕

辟疆字少卿亦好讀書能屬文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也音之欲反後皆類

此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曰論議每

漢書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六

四百七十一

出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

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

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

於滅亾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

臣共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

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以滅亾也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光然之廼擇宗

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師古曰於丞相府聽詔命也年三

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

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

月卒

德字路叔少脩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

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昭帝初

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謂與他官共治之也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欲

殺青州刺史者文為宗正徙大鴻臚丞遷大中大夫後復為宗

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

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

譚述德自言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自言者申理公主所坐德數責以公主起

居無狀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數音所具反侍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

曰望怨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指德實責數公主而御

史乃以為受譚寃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

誅故云誅譚寃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

白召德守吉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師古曰

豫豫其謀議也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

為陽城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

二寸餘人德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

人蘇林曰反音備備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

飲師古曰既以救貧昆弟又散供食飲之費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

坐鑄偽黃金當伏法如淳曰律鑄偽黃金亦不取也德上書訟罪會薨

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置嗣制曰賜

謚繆侯師古曰繆惡謚也以其妄訟子為四且嗣傳至孫慶忌復為宗正

至王莽敗乃絕

向字子政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向音餉既無別釋靡所據憑當依本字為

也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為郎也輦

郭如今引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

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

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師古曰子僑官至光祿大夫見藝文志進對謂進見而對

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師古曰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臧

在枕中言常存錄之不漏泄也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

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

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

尚方鑄作事師古曰尚方生巧作金銀之所若今之中尚署費甚多方不驗上

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

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

減死論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如淳曰獄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逢赦或

得減死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

五經於石渠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祕書復拜為郎中

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

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師古曰加官也百官

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得舉而法也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

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

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

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

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

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

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師古曰見於昴

與卷舌一詞也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

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

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

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

卷八 年刊 卷八 年刊

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

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

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社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

獨夫動亦已明矣應劭曰謂蕭望之周堪及前且往者

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

文之聞卒為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

說說曰師古曰說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

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位至御史

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

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

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滿有所欲與常有詔問仲舒

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

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

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

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

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師古曰移

言病也一曰言以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

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

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

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

嘉靖八年

卷之二

卷之二

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
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
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
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
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寬前事恭顯
白令詣獄置對師古曰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
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
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
復進師古曰幾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
骨肉備九卿奉法不違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

失常徵表為國師古曰微蓋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則師古曰
不忘君倦倦之義也沉重以骨肉之親師古曰重又加
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
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諒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
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覆辨司徒咎繇作士禹濟
共工作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
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
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韶舜樂
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四海之內靡
擊鐘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四海之內靡
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師古曰言文王雜選衆賢
罔不肅和師古曰積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

嘉靖八年刊

卷之二

七

王既没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

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師古曰此周頌在文王

也肅敬也雍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

清淨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濟濟之衆士皆興行

於讀曰鳥也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

目靡於外故盡得其驪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

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禘太

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以和而來至也而致

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

然禮記言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

諸侯皇皇音壁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

天應報於土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師古曰此執競之

也又曰飴我釐麴師古曰此思文之篇以

也飴讀與貽同釐音牛釐麴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

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

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此小雅

王之詩也良善也言人各爲不善其意乖戾小在位而

怨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也張小在位而

從邪議歎歎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歎歎訛訛亦孔

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師古曰

此是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者士歎歎然意其上

訛然不供各失臣節甚可哀痛而謀之善者則言違

之不審之謀依而施用所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

疆以從王事則反見憎師古曰此小雅去月之

故詩勞無罪無辜師古曰此小雅去月之

之月有蝕之亦孔之醜謂被掩迫也宜詩曰朔

卯且有蝕之亦孔之醜謂被掩迫也宜詩曰朔

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言日

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言日月不用其

常行之道以告凶災者由四方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

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

岸為谷深谷為陵衰今之人胡瞻莫懲師古曰淵源出

為非甚衆也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而

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

多霜害於生物故已孔其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陽月

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

並作厲王奔彘師古曰厲王出奔彘幽王見殺師古曰幽王

嘉靖八年刊

垂離不和出奔於魯
張易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而

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

卿而專恣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

何疑也為疑護繼卿繼卿非禮也又詩小雅節諸侯

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師古曰謂

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

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八年宣

年定公十五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二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

食三十六師古曰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

年六月辛未朔二日十月朔癸亥朔三日三月庚午朔五日

五月文九年二月癸亥朔十五日六月辛丑朔五日八月

未朔十月丙寅朔十一月丙寅朔十二月丙寅朔

十一月丙寅朔十二月丙寅朔

十一月丙寅朔十二月丙寅朔

十一月丙寅朔十二月丙寅朔

十一月丙寅朔十二月丙寅朔

十一月丙寅朔十二月丙寅朔

十一月丙寅朔十二月丙寅朔

十一月丙寅朔十二月丙寅朔

十一月丙寅朔十二月丙寅朔

十一月丙寅朔十二月丙寅朔

嘉靖八年刊

師古曰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
大災信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成三年二月甲子新
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一師古曰
月辛卯
災在莊七年
火災十四
山崩凡二也
地也音文爾反
善星二見
謂文十
子昭十九年五月己卯
陵崩地二
謂古曰
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成五年夏
山崩凡二也地也音文爾反
善星二見
謂文十
四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昭
十七年冬有星
夜常
嘉靖八年刊

宮災襄九年春宋火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昭九年夏

四月陳火十八年五月辛卯宋災昭九年夏

五月王辰婦門及西觀災哀三年五月辛卯桓長秋入

宮舊宮災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凡十四也

三國師古曰謂春秋文十一年經書冬十月甲午叔孫

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之齊榮如之魯喬五

如之晉焚如長秋鄭瞞之種鄭音搜瞞音未安反

石陷墜六鵙退飛多麋有蜺蜚鸛鴒來巢者皆一見

日謂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六月六鵙退

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蜺尾狐也鵙水

鳥也蜚負鰲也鵙音五歷反蜺音越蜚音扶味反鵙音

音欲書冥晦震夷俗之南穀梁傳曰晦冥也雨木冰古

日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者氣著樹李梅冬實七

木結為冰也今俗呼為開樹雨音于具反李梅冬實七

月霜降草木不死無草李梅實木八月殺菽前古曰謂

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死與今春秋不同未見義所出

十月隕霜殺菽周之十大雨雹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九年

正月雨音雨雪雷霆失序相乘師古曰隱九年二月癸

于具反西大雨雷霆庚辰大雨雪莊六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皆水旱饑

是也蠶古雷字也雷霆之急者也音大丁反水旱饑

蝻蝻蝻午並起如淳曰蝻午猶雜沓也師古曰謂桓元

水十一年秋宋大水五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

水宣十年秋大水成五年秋大水襄二十四年秋大旱宣

水五年冬綠生饑襄二十四年冬大饑桓五年秋蝻信

十五年八月蝻文二年秋雨蝻於宋八年冬蝻宣六年

八月蝻十二年秋十五年秋蝻襄七年八月蝻隱五年九

年十二月蝻十二年九月蝻隱五年九月蝻

八年九月蝻莊六年秋蝻皆是也蝻即蝻也

音終蝻音冥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

嘉靖八年刊

川漢傳七

三

嘉

衛州吁弑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弑公子伋氏桓
七年宋督弑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十四年齊無知弑其君
武圍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弑悼公于
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君頹十四年齊公子商
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弑
其君商人曾襄仲殺子惡莒弑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
盾弑其君夷臯四年鄭公子惡莒弑其君庶其宣二年
微舒弑其君平國成二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襄七年
子駟使賊夜弑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
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祭三十
元年蔡太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
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止弑其君買二十七年
吳弑其君僚定十二年薛弑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
十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十年齊人弑悼公凡三十六
亡國五十二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
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秦滅梁二十二年楚人滅黃
霍滅魏僖五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滅梁二十五年衛侯
邢二十六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滅梁二十五年衛侯
江五年楚人滅舒蓼九年取根十二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
八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鄆十七年楚滅舒蕭襄
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七年諸侯滅偃陽十二年晉滅
事二十五年楚子取戍蠻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
年晉滅鼓許十四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
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項十五年楚子滅胡哀八
年宋公滅曹又邾滅頃句楚滅權十五年楚子滅胡哀八
晉滅焦揚楚滅道房申凡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
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
北燕伯欵出奔齊二十二年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
晉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
戎師古曰賀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
戎師古曰賀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

伐其郊師古曰郊周邑也昭二十三鄭傷桓王應劭曰

為侯期與伯象戎執其使師古曰使凡伯來聘戎侯凡伯手

之射玉中肩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師古曰春秋桓十

出奔齊穀梁傳曰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師古曰

天子召而不往也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師古曰

曰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

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熒王是為三君

也更音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五氣

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

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

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師古曰

音汝中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淳曰漢儀注中

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北闕

公車朝臣舛午膠戾乖刺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

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

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

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

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

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

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師古曰

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墮師古曰

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
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
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
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
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
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師古曰還謂收還也夫執狐疑
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
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

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鹿見鹿鹿也見無雲也暝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

好讒佞之詩也鹿鹿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

言雨雪之感鹿鹿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

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升與易同義

用而小人誅滅矣鹿音彼驕反暝音乃見反與易同義

昔者鯀其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師古曰鯀崇伯之

少皞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鯀

音工本反驩音火官反驕音徒高反棍音兀渾音胡本

徒案反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

相誹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其工

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孟謂季孫孟孫比皆桓公之季斯與叔孫俱官於魯

季孫孟孫

比皆桓公之

季斯與叔孫

俱官於魯

比皆桓公之

季斯與叔孫

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在

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言石性堅不可移轉已言守善篤也易曰渙其

大號言古曰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言號令如汗

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

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

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如序曰二府云相

古語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

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

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音古曰譁謹也故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

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屬

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

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論古曰此乾卦九五象辭也言

子皆來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

征吉鄭氏曰彙音請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

辭在行也茹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

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

嘉靖八年刊

卷之二

十一

卷之二

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

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師古曰重音直周反自古明聖未

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師古曰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

崇山寬二雷於三危殛鯀于羽山也而孔子有兩觀之誅應劭曰少正卯

子攝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

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

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

消以為戒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

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諛之聚杜閉羣

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不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

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

也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斷木之肺札

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

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

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

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

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

之審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

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與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師古曰斷斷忿嫉之道也與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

嘉靖八年

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
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
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柰何興曰臣
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
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
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
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
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
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曰
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
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音淑音通音明論議正直秉
心有常發憤悃悃張晏曰悃誠也悃音口本反悃音平力反
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
師古曰厭音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師古曰異不
甲反謂不伸也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瞻昧說天託咎此人師古曰瞻
音烏感反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
愛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
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
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譏作基非議詆欺或引
幽隱非所宜明意欲以類欲以惡之朕亦不取也朕迫

嘉靖八年刊

卷之

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

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病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

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

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同言管主其事尚書五人皆其

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

言而卒帥古曰瘖音於今反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

乃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師古曰遂廢十餘年

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師古曰許證反

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

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郡蘇林曰三輔多漚灌渠悉主之故言都水

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師古曰勇陽平侯王鳳為大

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師古曰反兄弟七人皆封為

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師古曰威鳳兄弟用事之咎

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師古曰

中者以別於外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

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

異之記推進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

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

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

不召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讓

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師古曰易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

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也孟康曰二王之後與已為三統

曰一曰天統謂夏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

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

人統謂周以十二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

諸家之說皆以十二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

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

膚敏裸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殷士殷之

祭于周行師古曰之事是天命無常歸于有德喟然歎曰

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

則王公其何以戒慎師古曰則王公其何以戒慎師古曰

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師古曰有堯舜之聖不能化

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師古曰自古及

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師古曰感寤

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

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師古曰故常戰

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

居霸陵北臨廁師古曰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意

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師古曰蔡斯

陳漆其間師古曰其間也師古曰石出京師北山今官

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為椁師古曰蔡斯

高言人主... 一曰後其中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

對對其間... 雖無石梓又何憾焉謂多欲曰有所欲

對對其間... 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

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

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

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不封謂不聚土後世聖人易之

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師古曰在

野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丘葬葬蒼梧

二妃不從師古曰二妃如禹葬會稽不收其列鄭氏曰不

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間殷湯無葬處見傳記也文武周公葬

也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樽望子葬於武

庫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曰樽望子葬於武

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

命慎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

葬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

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

命慎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

葬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

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

命慎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

葬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

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

命慎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

葬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

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

古墓而不墳

師古曰墓謂瘞穴也墳謂積上也

曰丘東西南北之

人也

不可不識也

師古曰東南西北言其地也

曰吾

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

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

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

死葬於贏博之間

師古曰二邑並在秦

穿不及泉斂以

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

孟康曰隱蔽之財可見也

而號曰

骨肉歸復於土命

也魂氣則無不之也

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

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

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

也

皆微薄矣非苟厚也

也

速朽

也

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

事情者也

速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

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

丘隴多其瘞臧

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

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

下銅三泉上崇山

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圍五里有餘石

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

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

人屬盡其巧

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

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

機械之變

人屬盡其巧

人屬盡其巧

人屬盡其巧

人屬盡其巧

人屬盡其巧

也香灼曰始皇本紀今而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
又言下而為其比言知之已下開美門皆殺工匠也師
古曰晉棺椁之麗官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人生
是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

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周章項籍燔其宮
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其後牧
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穿穿者持火照求羊

失火燒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
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
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

且隨孫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
步古凶昭然也且夫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禮
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十之詩是也小雅

名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干秩秩流行也干
洞也喻宣士之德如洞水灑然秩流出也
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如制謂殯殮

其廷有覺其極君子彼寧也子孫多謂難及會嚴公
刻飾宗廟多築臺園後嗣焉絕師古曰謂子嚴問公皆殺死
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

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
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師古曰埤積土為
山發民培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追平功費大萬

前漢書六

百餘應劭曰三大死者恨於下生者志於上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師古曰其居臣甚憫焉而古曰憫謂不了言感於此事也以死
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言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謔
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無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
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為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凡
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粵秦
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壇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
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曰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
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

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
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
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韋以息衆庶應劭曰撫音
及蕭望之傳規撫音議皆同其字從木書奏上甚感向
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
踰禮制師古曰趙皇后向以為王教由力及外自近者
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
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
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秦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
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

嘉靖八年刊

前卷下

卷下

卷下

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

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

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繁世蒙漢厚恩

師古曰象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

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

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

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

者也昔晉有六卿應劭曰智伯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

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

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術弑其君剽

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筮朝於庭三家者以雍徹

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

之也師古曰言其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其衆皆

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

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

凶則致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速不由君下及大夫也

大夫即師也師古曰贊說是也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

五君矣政速於大夫四君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

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秦昭

君...
昭王...
專國擅執

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

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

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鄭氏曰望夷秦宮名也師古曰博物志云宮水作之以望北夷此蓋

非也胡亥葬於官春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

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

相之位師古曰席猶因也言乘若人之坐於席也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

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

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主氏一姓乘朱

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師古曰魚鱗左右也

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

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尚書九卿州牧

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居顯要之職筦執樞機朋黨比

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

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達

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

燕王蓋主以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避諱呂霍而弗肯

稱師古曰呂后霍后內有管蔡之萌外假

嘉靖八年刊
可美專
三三

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師古曰磐石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

交入之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

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師古曰

甫周卿士宗也周后必有非常之變先見龍之故處於盛位權黨於朝物盛

冠石立於泰山晉灼曰漢注冠山石名臣瓚曰冠山下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在上故曰冠

石也師古曰仲柳起於上林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什於

事在睦孟傳傳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

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

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

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

而令國祚移於外親師古曰卑卑賤之人

臣士士臣卑卑也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

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知淳曰內首親也而孝宣

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

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

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殺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

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

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矢社稷所以褒睦外

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不行此策田氏復見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照昭甚明不可不深圖
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
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審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
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
社稷不與則帝身非
不得久事皇太后也天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
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感之傳古曰且令以向
為中壘校尉向為人間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
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
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師古曰雍
讀作雍向惡此異
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

禹母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母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
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
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舉公尤數率三
歲五月有奇而壹食師古曰謂成數之餘
不滿者也音居且反漢興訖竟
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
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閒而八食率二
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古有舒疾緩
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師古
貴
系辭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
嘉靖八年刊

失則攝提失方孟澤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

是言時為孟正月為陳師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

未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

時之孟月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

當見四仲也太白陰星出東當

遇東出西當伏西無雲而雷託臣也二世不恤天下人

有心象獨號枉矢夜光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地

亂蘇林曰有聲為天焚惑襲月應劭曰焚惑主內亂月

師古曰內長人見臨洮石墮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

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

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隕血日食於衝滅

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孝

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

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李

日流星也下地八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

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

邑之不終現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

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

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並見尚書高

神明之應應若景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堯
 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
 氏族猥獲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猥懇歎誠之意也今
 所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師古曰紫宮
六膽反有識長
 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保來
 以圖孟康曰保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天文
不了指圖乃古曰周書咨
 難以相曉臣雖圖主猶須以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
 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古曰謂然終不能用也向每
 言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

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
 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
 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
 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
 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居列大夫官前
 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
 三子皆好學長子俊以易教授官至郎中子賜九卿
 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
 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

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大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謂指趣也反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

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師古曰實七十二人指其言成數也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並置對置辭以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刑釁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

嘉靖八年刊

卷一

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

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垂重遭戰國棄邊豆之禮理軍

旅之陳師古曰邊豆禮食之器也以孔氏之道抑而孫

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

行是古之罪師古曰以古事為是者即罪之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

帝明主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

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

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

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

李奇曰掌故官名也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

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衆書往往頗

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

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秦

秋先師師古曰前師也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

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

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

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

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

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

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立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

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欲稍
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
傳經或脫簡傳或問編師古曰脫簡遺失之間編謂舊
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
則有魯國相公趙國貴公膠東庸生
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關士君
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
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莖
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
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
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

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

書為備蘇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
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師古曰瓚說是

也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

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

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

奉指銜命將以輔弼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

廢遺師古曰比合也經義有廢遺者
冀得興立之也比音頓寐反今則不然深閉固

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
習之而欲絕去此學欲

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

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

萬曆二十六年刊

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
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
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
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
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師古曰傳
過猶誤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
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
哉若必專已守殘師古曰專執已所偏
見苟守殘缺之文也黨同門妬道真
師古曰黨同師之
學妬道藝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
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

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
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
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歆由是忤
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詆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
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
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
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為學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
為右曹大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
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吏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
諸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及三莽篡位
嘉靖八年刊

為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賈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參差

唯孟軻孫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

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師古曰孫况即荀卿也傳曰聖

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

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摠百家之緒三統

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根

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元王傳第六終

前漢書二十六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前漢書三十七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以事也如淳曰相與信為任

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

罪三族師古曰舍止匿隱也布匿漢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

迹且至臣家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跡也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

自剄布許之廼髡鉗布衣褐師古曰衣者之也置廣柳

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晉灼

曰周禮說衣袷柳柳聚也眾飾之所聚也此為載以喪

者耳非此之謂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輦也輦音按晚反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

萬曆廿六年

前漢書卷二十七

一

師古曰朱家魯人見游俠傳

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

陽見汝陰侯滕公

師古曰夏侯嬰也本為滕令遂號為滕公

說曰季布何罪

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

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

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

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

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

為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君何

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

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指

師古曰侍侍於天子間謂事務之際

上乃赦布

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

師古曰多猶重也

朱家亦以

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

嘗為書嫚呂太后

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汙也讀與慢同

太后怒召諸將議

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

阿呂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

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

眾橫行匈奴中面謾

師古曰謾欺誑也音嫚又音莫連反

且秦以事胡陳

勝等起今創痍未瘳

師古曰瘳傷也瘳差也瘳音夷瘳音丑留反

噲又面諛

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

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

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

應劭曰使酒酤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霑洽而使氣也

近謂附近天師古曰邱諸郡朝至留邸一月師古曰舍在京師也見罷師古曰既

引見而罷令還郡也劉放曰見罷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也布進曰臣待罪河東

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

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

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師古曰窺見陛

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名君耳布之官

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錢事

炫耀也李奇曰特權屬請人顧以金錢也師古曰二家

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

金錢也劉放曰招權謂作為形勢招權歸事貴人趙

談等李奇曰宦與竇長君善景帝弟布聞寄書諫長君

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

布師古曰欲得竇長君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師古曰

曰說讀足下無往固請書遂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

於布發布果大怒待曹丘生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

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足下何以得此聲梁

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

下顧不美乎師古曰顧念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引

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

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

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師古曰爰絲長事爰絲師古曰爰絲

前漢書卷之七

三

長之禮弟高灌夫籍福之屬掌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司馬

尉郵都不致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師古曰謂

之賓客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誥聞關中布母弟丁公

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師為項羽將逐窘高祖

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孟

曰丁公及彭城賴籍追上也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義非

也兩賢高祖自謂并罪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厄

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師古曰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

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曰丁

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

為人臣無儆丁公也

藥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以時嘗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

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

作受顧也為保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

謂保可任使者報仇也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荼

為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

言上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漢召彭越

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師古曰捕之布

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

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

曰若趣亨之師古曰趣讀方提趨湯師古曰

嘉靖九年刊

讀曰願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

彭城敗榮陽成羣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徙以彭王居

梁地師古曰與漢合從苦楚也會徵彭王

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

漢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

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

如死請就亭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

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

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

功封為酇侯酇音林曰酇音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

社號曰藥公社布薨子賁嗣後師古曰賁音齊孝武時坐為太

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

老術於樂鉅公師古曰鉅音老人之稱也為人廉直喜任俠

游諸公師古曰諸音長者也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

敖以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賁高等謀

弒王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

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

安趙王赦事白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王

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為疲下亦同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

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敵

之哉師古曰敵與驅同言不敵之令是乃孟舒所以為

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

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

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索

其狀叔曰上無以梁事為問也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今梁王不

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

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以為魯相相初至官民以

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言怒

之師古曰渠大也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

嘉靖八年刊

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相曰王自使人償

之不肅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師古曰不肅魯王好獵

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

而坐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遊

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

名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數從擊匈奴衛將

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

河還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奏事稱意拜為京輔

尉月餘遷司直數歲侯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

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乃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塞旗者

數矣鄧展曰履軍戰勝蹈履之李奇曰塞拔也孟康曰

是舉音騫今流俗書本改履謂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

僂苟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僂古我字也奴僂彼自負

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

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

擊謂感念局狹為其畫無俚之至耳張晏曰言其計畫

小節師古曰代反其畫無俚之至耳張晏曰言其計畫

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公曰非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高五王傳第八

前漢書三十八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

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

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鄭氏曰諸姬

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摠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

姓故摠言之文三王非必同母蓋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

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於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

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成子諸子蓋以此

其例也豈以諸為姓乎鄭說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高祖六

年立食七十餘城諸異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

高五王傳

前漢書

一

齊

言者還齊也師古曰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

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

音齊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鸕酒置前禮故曰家人也坐

野葛以其形畫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

太后恐自起反卮師古曰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

問知其鸕迺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師古曰脫免也言

至齊國也脫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王太后獨有帝與

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

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

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師古曰為齊王大

之所自也呂太后喜而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遣

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四年高祖崩師

呂太后微王到長安鸕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

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它

姬諸呂女怒去讓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太后

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

是令衛國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

王鯨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管王侯兮疆授我

事齊

如我妃既死方誣我以惡音一古曰惡音一讒女亂國兮上曾

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音一古曰不音一素國自快中野兮

蒼天與直音一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音一干嗟不可悔兮

寧早自賊音一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為玉餓

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總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以民禮

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王二年

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

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

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間立辟彊是

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二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

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以過削趙常

山郡諸侯怨吳楚反必音一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

悍諫不聽遂燒殺德相音一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

名德也而景武功臣音一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為相姓建

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音一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

脫去一發兵住其西界音一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

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音一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

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音一入邊塞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

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音一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

封其子為列侯音一趙共立恢十一年梁王音一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八年趙

嘉靖八年刊

幽王死三后從快王趙姬心不禁太后以呂彥女為趙

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徵司趙王王不得自

恣王有愛姬王后鳩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

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謂之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

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紹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

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曰王之八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

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

章為城陽景王興居為齊北王將間為齊王志為齊北

王辟光為濟南王師古曰辟音賢為菑川王印為膠西

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

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酈康呂台為呂王師古曰

音敷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音敷明年哀

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

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西平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

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師古曰營音營澤為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

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禮權用事章

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

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

嘉靖九年刊

可一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師古曰後

高后兒子畜之師古曰也笑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也

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師古曰也下又云齊王自以見子師古曰也若

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

試為我言田意章曰師古曰也耕概種立苗欲疏師古曰也

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師古曰也散置之今為膏輔也師古曰也概立師古曰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師古曰也

也太后默然頃之諸口師古曰也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也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

拔劍斬之而還報曰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

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

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疆師古曰也

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

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

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師古曰也朱

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

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

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也乃發兵入衛王

宮魏勃給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證也而相君圖

王固言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也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

嗟乎道不之也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

意平道不之也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

以擊魯為極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

祝午總率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

自以見于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

高帝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

日不離擊其之時已為將也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

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迺馳見齊

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

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

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

孫也師古曰適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

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

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

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

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

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

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

齊國為四師古曰本自齊國更分為四也心臣進諫上或亂

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比之於

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

嚴愛可刻疾忠臣擠制以今天下師古曰言諸呂之亂也

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高之相國呂
三等遣大將宣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
曰諸呂舉兵國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
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
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
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
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
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矣虎
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矣如虎著冠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淳曰
獨方也師古曰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

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
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
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
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
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以匡之不能言者
暇待有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脚也恐不能言者
終無他語灌將軍執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
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放令去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
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
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神司

萬曆三十七年補刊

前漢書

二

考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婦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壹為參御言事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陽城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

色當絕

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色成帝復立雲兄俚為城陽王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滕公夏侯嬰也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師古曰木賞之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三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

萬曆三十七年補刊

薨而匈奴大人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與居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罷音皮彼反又讀曰疲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師古曰適讀曰嫡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

南王辟光以勃侯立張慶曰勃音勅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

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師古曰與同反齊孝王狐疑

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

西膠東與菑川濟南共圍臨菑後云膠西膠東菑川三國各引兵歸則此三國無濟南王也然初言四國共圍

齊又言三國疑必有誤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

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

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三無從入三國將與

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齊

趙下三國不且是為讀曰從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

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後天... 破吳楚方
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 夫齊初圍
急陰與三國通謀約夫定會路中... 夫從漢來其大臣
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 平陽侯等兵至齊
曰平陽侯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
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苗
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
聞之以為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以迫劫有謀非其罪
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
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

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師古曰重音直刑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

三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而紀翁主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

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師古

曰宦者入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女曰

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

成君有文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

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

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言偃文願得充

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師古曰及紀太后怒曰王有

后後宮備食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

嘉靖八年刊

乃欲亂吾三家臣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

大窮還報言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然事有所言

恐如燕王師古曰燕王定王者與其子昆弟毒也師古曰燕王定

女三人女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也故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女且主與其姦姦終

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事師古曰言女且主與其姦姦終

猶言漸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師古曰言女且主與其姦姦終

蓄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也人衆殷富鉅於長

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主於親屬益疏乃

從容言曰太后師古曰供及與楚時孝王幾

為亂師古曰依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

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

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

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

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天子亦因囚

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

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齊北王志吳楚反時初

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

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一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

日也武帝為悼惠王家園在齊迺誅菑川東園悼

評林本以字化天

惠王冢園邑盡以予晉川師古曰園謂周苑也令秦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如李曰八終古或參與被席讀曰頽或白晝使羸伏犬馬交接師古曰羸也音郎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古曰去除也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橫嗣二十一年薨子懷

王交嗣六年考子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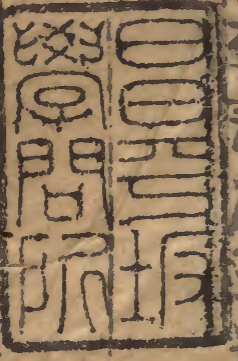
孤立亡藩輔師古曰激感發也音下歷反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師古

日音反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

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

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傳相不舉奏為阿黨師古曰皆新創奪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

下表附益言後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



高五王傳第八終

前漢書三十八

